

革命
祕史

由藍妮談到陳香菱

肆 江

藍妮（藍業珍），近來已成爲新聞中的人物，也是政海波瀾中活躍人物。關於她的顏料案糾紛，孫哲生寫給劉攻芸的信，是認藍妮是他的「敝眷」，而在一些報紙的刊載，也說藍妮在南京以「孫太太」的名義在各方活躍，且說某公舉行茶會歡迎的時候，向參加者介紹這是「孫太太」。可見這位「孫太太」在某種場合中，經已公開的是孫太太的了。

本來在我國的法律上絕沒有禁止男人討姨太太的，除了配偶在一定的期間內可以告發對方私自討姨太太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能干涉，而姨太太在家庭中是屬眷屬之一。雖然在法律不是夫妻（配偶），但是可稱爲眷屬。孫哲生的承認藍妮爲「敝眷」，在法律上是對的，孫做了立法院長多年，對於此種是否合法的男女關係稱呼，他是非常清楚，絕不是「拉裙遮腳」來掩飾。

因爲孫大公子在公事信上明認藍妮爲「敝眷」，我又聯想到一位陳老太太來。劉成禺題馮自由「革命逸史」

——第三集詩第六首有說：

望門投止宅能之，亡命何曾見細兒；只有香菱賢國
姬，能飄白髮說微時。

詩中所說「國姬」，是與國父，國母的對等而說，無疑這位「賢國姬」是國父的眷屬之一了。馮自由註釋

有云：「橫濱日本郵船會社華總理張果，字能之，與總理有通家之好。陳夫人瑞芬，原名香菱，曾寄居張宅一年。總理居日本及南洋時，陳夫人恒爲往來同志洗衣供食，辛勤備至，同志咸稱其賢。」由此看來，這位陳老太除了侍奉國父之外，還替革命同志們服務；同時她又不向交際場中活動，不出風頭，不好名利，只是「辛

勤備至」的爲國父與革命同志的洗衣煮食。截至現在，時期相隔了四十多年，除了少數的舊同志的知道這些故事之外，外間絕少人知道。無他，陳老太太是素來沒有在名利場中招搖而已。

△近據朱鳳蔚先生來函：本刊第五期中有兩事錯誤：一、「孫哲生其人其事」篇內，「是年五月五日誓師北伐」之日，乃十五年七月九日上午九時，當時弟亦參加之一份子也。二、「楊虎城瘋了」篇內，「但是楊虎臣在這整整二十年零，蓋將先生今年尚不足六十三歲也。」

△「孫哲生其人其事」下篇，因本期稿擠，下期續完。

陳老太太的出身，是風月場中，但她洗却鉛華，一舉一動，絕沒有一點不良習氣。國父初期奔走革命，在日本、南洋，她都隨侍在側。雖然後來時移世換，她的生活，還是由有關方面供給，使她晚年得着頤養勝常。

抗戰以後，她先移居澳門，後遷住石岐，由孫乾（國父親姪孫昌的次子，現任中山縣長。）供養，今年已七十六歲了。去年，劉成禺任兩廣監察使時，到中山巡察，抵石岐時，陳老太太特備筵席，用「孫陳粹芬」名義的紅帖子，請劉吃飯，說：「已有四十八年沒有造飯給你們吃了。」並攝影留念。

陳老太太當日并追述革命時期惠州之役，香港李紀

堂梁慕光等商議在惠州起義，軍火是由海員祕密輸運，經日本郵船與美國高麗等郵船運來的居多，以橫濱居中策應，看形勢怎樣，在橫濱決定行止。陳老太太擔任往來船隻起落祕密文件的責任。故此，橫濱的郵船抵埠，她即往接船。把香港的正確情報，轉達密運軍火的海員。日本因爲婦女上下，又不大注意，故能够完成此任務。○後來事敗，梁慕光亡命橫濱，極力稱贊她的英勇。她追述這段故事後，並說：「我當時傳遞書信，絕不害怕，大家拼命做去，總有辦法。」

陳老太太身邊還珍藏着國父所遺留的金錶一個和金鍊一條，鍊頭有小印一顆。金錶蓋面刻有英文「孫哲生康德黎博士所贈的紀念物。國父居留橫濱時，常把它給同志看的。」

陳老太太在國父革命時和逝世以後，幾十年來，一聲不響，只是盡忠自己的本份，絕沒有利用身份和特殊努力去爲非作歹，招致不良的反感。這麼一來，「賢不肖」之所以區分，藍妮與陳香菱絕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現在全浙捲起了遍地傳奇人物的新風，這種新風已經成爲浙江另外的一難。他們到處滋事：聚衆擾民，逼迫掠劫，妨礙行車，走私橫行，這些個嗟歎的怨氣，從天堂杭州起普遍於滬杭甬，浙江兩線的任何角落，已成爲有目共睹的事實，於是爲了應付這個困難的大題，在緊急招開的全省治安會議裏，首先頒出取締散兵游勇，整飭軍風紀兩大目標來。並且還在杭州表演了一齣殺頭示衆的武戲。

實在地，倘如不能整飭了這批到處爲災爲害的傳奇人物，更將從何處清理那些廣大的土共呢？於今僅僅這樣一個問題，就面臨到周奉璋將軍的身邊，從這個小問題來考驗周奉璋，就足够了。

其次就是征兵這個頭痛事情，從現在浙江要先征正額十四萬的國軍，預備額和地方額還不在內的開始辦理了：以三四五六七五個月分別爲五期的征兵，是規定了每期每保一名的。眼看三月底就要到來，然而現在還沒邊際的事正是以後的大難關啊！就以杭州作例，誰都對這件事發愁，上年度還欠的地方兵額二七〇名現在還沒交卷，何況正額又是那麼多呢？浙江真是在越要解決人民的痛苦，人民痛苦也愈發的加深了。